



周易表解

ZHOUYI BIAOJIE

华夏思维研究系列（易学）

潘雨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221.5
P266

B221
J32

周易表解

ZHOUYI BIAOJIE

华夏思维研究系列（易学）

潘雨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0070323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武 曦
封面设计 闵 敏
版式设计 孙懿杰

周 易 表 解

潘雨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4 字数 176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80515-760-×/B·42

定价: 5.00 元

总 序

瞿廷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为了有效地整理、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拟出版一套《华夏思维研究·易学》系列,其中包括当前学者的专著和主题论文汇集,以及个别有价值的前人稿本。无疑,这将会对易学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周易》是一部一身而二任的奇书,它既是一部卜筮之书,又是一部哲学著作;既保留有古代的巫术迷信,又是一座古代智慧的宝库。《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在著录《易经》十三篇的同时,又在《数术略》著录了《周易》三十八卷。可见早在汉代,班固等人就已经注意到《周易》的这种一身而二任焉的特点了。

《周易》的古经究竟成书于何时,现在已经难以确考,但以世称《连山》、《归藏》、《周易》三者演变的顺序来看,应该说远在夏代《易经》就已经形成典籍。如果以伏羲画卦算起,那就更加遥远了,因据中国古代传说史料和地下发掘实物的印证,伏羲被看作是华夏太古时代新旧石器交替期的代表人物。所以,八卦的出现和《周易》古经的形成年代如此遥远,要它们不沾染巫术迷信是不可能的。

《周易》的八卦,最初虽是我们先民手中的一种巫术,但这种巫术与其他巫术不同。它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通过运数取象,演卦系辞,以及后人对之进行的各种疏解,又使它不断地吸取融合和提炼概括了各种有关自然和人文方面的智慧。但智慧总是混杂着

迷信，迷信又裹挟着智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滚雪球一样滚了几千年。其间儒家将其视为沟通天人、经纶治国的圣经贤传，道家则视之为炼丹养生的宝典，佛家既援《易》以入佛，又以佛解《易》。至于其他如天文、历法、气象、音律、医药、地理、兵法等等无不与《易》有关。同时，易占作为一种预测吉凶祸福的术数，又囊括了其他形式的巫术如占星、圆梦、骨相、堪舆、孤虚旺相等，从而使它成了贯通中国文化雅俗各个层面的万能奇书。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作“周易万能”。然而这种“周易万能论”正是古代易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从表面上看，它把《周易》的功能捧上了天，实际上它是在不断地窒息着《周易》中的智慧，致使其中的迷信成分日益膨胀，把易学的研究和应用引入歧途。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某些治《易》者的认识水平有关。

物极必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周易》和其他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古代典籍一样，受到了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五四”运动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民主矛头的指向，是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维护这些制度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旧礼教和旧道德。《周易》作为儒家六经之首，正是从意识形态上为旧制度、旧礼教和旧道德作辩护的，当然首先在破除之列。再用“科学”这把尺子一量，更不对了，八卦本身就是一种巫术的符号，卦爻辞不过是巫师们留传下来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牙牌签语。什么“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王用亨于西山”、“箕子之明夷”等等被后人讲得神乎其神，其实说穿了也和街头巷尾算卦先生神签上的什么“伍子胥过昭关”，“关云长五关斩六将”之类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当年巫师们用来骗人的一些油头。除了上面提到的卦爻辞中保留的几条藏头露尾的历史故事以外，就很难再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了，即使有些有价值的观点，也只能是借题发挥，与《经》无关。经过这样一场认真的讨论和考辨，《周易》一书的面目确实较前清楚多了，特别是几千年来人为地加往上面的神光灵气被扫除了，《周

易》原有的巫术迷信的一面被进一步揭露了，批判的矛头直指“周易万能论”，这在大的方向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易学研究领域中最大的收获。

但是，仅仅揭示出《周易》中包含巫术迷信和颂扬旧的封建制度的思想糟粕，并不等于完全弄清了《周易》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无法真正解决“周易万能论”。说也奇怪，“五四”时期宣传的科学民主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这里，西方是先生，东方是学生。学生用从先生那里学来的尺子一量，发现自己祖宗的东西太陈旧，有的几乎全不对了。例如《周易》就是这样。但是，《周易》一经传到西方，西方的学者倒不是这样看。早在17世纪时，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从西方传教士手中接触到《周易》，对邵雍的先天易图备加赞扬，认为与自己正在思考的二进制制算术正相契合。还有德国著名哲学家、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代表中国人智慧的不是《论语》而是《周易》。后来，西方有的科学家还把中国的《周易》联系到当代新的科学理论。等到这些观点再从西方传到中国，启发了有的中国学者，他们的胆子大了不少，也提出了《周易》中还包含有数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易学研究影响不大。新中国建立后，倡导在学术领域中要通过“百家争鸣”来正确区分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因而应当如何重新评价《周易》也曾经一度在学术界开展过讨论。因为当时的学术讨论往往和思想批判纠缠在一起，因而，当时对《周易》的讨论也无法深入进行下去。

到了本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学术研究也日趋活跃，接着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热，不久，“周易热”又成了这一热潮中最突出的热点。“周易热”的出现，说明人们对《周易》这座古代智慧的宝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易学研究不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考古领域都取得了相应的进展，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陆续问世，挂靠在各个行业的

易学研究会相继成立,学术研讨会联绵不断,出席会议人员成份之广泛更是其他任何类型的会议所不及。在自然科学方面,除原有的一些领域外,又在现代宇宙学、量子力学、遗传工程学等领域开展了有关易学研究的探索;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许多学者对《周易》一书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对易学史本身的研究,近几年也取得不少新的成果;有的学者还对《周易》一书的逻辑结构进行了分析论证,提出应把《易经》作为研究中国逻辑史的起点,引起了中国逻辑史学界的注意;近几年在考古易学方面的研究也是这样,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出土和几处数字卦的发现和论证,扩大了考古易学研究的领域,并有可能在《周易》的成书和流布研究方面取得某些新的突破。国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要加强管理易学的研究,目前不少学者也开始这方面的探索,试图打通古代智慧的宝库《周易》和当代影响人类社会较大的管理科学之间的联系,充分显示出了对《周易》时代价值的重视。以上这些,正说明了近几年来对《周易》这座古代智慧宝库的开发,在横的方面,开发的领域越来越广阔了;在纵的方面,开发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了。总之,当前易学研究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形势喜人。

提起近几年兴起的“周易热”,有人认为其热源盖来自域外。由于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又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感到兴趣,继老庄热、禅宗热之后,又兴起一阵“周易热”。这一热潮首先在港、台和新加坡等地得到反应,中国大陆的“周易热”则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兴起的。

也有人认为,这次“周易热”的深层次的热源仍在大陆。由于各种原因,多年来对这部蕴含古代丰富智慧的《周易》的研究遭到禁锢,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研究的空气趋于活跃,于是反弹效应,一发而不可遏,形成了一阵来势迅猛的“周易热”。

看来,以上两种意见都有道理,近几年的“周易热”正是在内因

和外因交错为用的条件下兴起的。

但是，勿庸讳言，在近几年的“周易热”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什么事情一出现“热”，往往就会出现误区。一种文化现象一旦出现热潮，也就往往会出现误区。这次“周易热”如果说出现有什么误区的话，恐怕仍然是“周易万能论”。有些人不愿下苦功夫去开发《周易》中的智慧，而总是想从中得到现成的答案。不过，这次出现的“周易万能论”与历史上不同的是，宣传者把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运用《周易》的原理和模式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如在数学、现代天文学、生物学等领域取得的某些成就加以夸大，并想以此证明《周易》本身就是万能的。这一思潮的出现，给前一阶段易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不少易学研究者的关注。这正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几十年来流行的“周易无用论”，不但不能克服“周易万能论”，相反的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过去长期流行的“周易无用论”思潮的反弹效应。为此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纠正“万能论”的同时，“无用论”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又有所抬头。如在有的学者把运用《周易》的原理与模式于当代最新科学的研究，一概目之为“牵强附会”，并且说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等人并没有研究过《周易》，照样对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等等。这样的证明方法，就好像有的长寿老人没有服用过人参，不能证明人参对人体的健康没有作用一样，即使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真的没有研究过《周易》，也不能证明《周易》对当代科学的研究是无用的。看来，“周易万能论”和“周易无用论”仍可能是今后易学研究中随时有可能出现的两个误区。尤其是人们容易被企求解决一切疑难的现成答案这一想法所诱惑，“周易万能论”将会更易于阻碍对《周易》中的智慧进行认真有效的开发。

有人经常提出这样的疑问：即使《周易》中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但因时间已经过去几千年之久了，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活

动的范围又很狭小，他们比之我们今天太空时代的人们来说，眼光要狭隘得多了。古人的所谓智慧，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呢？对这个问题应当进行分析。

人们常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就人类智慧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说，当然是今胜于昔，是不断前进的。即人类知识的积累，总是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对于远古时期八卦、《易经》的作者来说，在有些具体知识领域，可能还赶不上我们当前的小学生，但是作为“智慧”，作为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来说，我们今天身处太空时代的人们，仍需要不断地去回顾我们人类自己的童年时代。世界各个文明发展较早的民族的历史已经证明，要想提高本民族的思维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学习本民族的哲学史，即认识史。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一个最善于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往往又是一个最善于回顾和思考历史经验的人。现在全世界正处于文化大融合时期，对整个人类来说，均需要从各民族祖先的智慧中寻求发展人类文化共同有用的东西。在真、善、美的领域，对美和善来说，今天的人们往往不会忘怀人类的童年，他们常常从原始初民幼稚而粗犷的岩画中和相互间纯真诚挚的友爱中，看到对当前高度发展了的文明人类所永远值得回味和钦羡的东西。其实，在求真的领域中同样也是如此。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在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的奥秘的活动中，虽然不及现代人来得既广且深，但是，他们在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上所表现出的古朴而深刻的“智慧”，仍然会给现代人以宝贵的启发。我们说《周易》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说它们仍然具有现时代的价值，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原始初民和今天太空时代的人类相较，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承认，原始初民的岩画，以及殷代甲骨卜辞的刀刻书法，对今天来说，它们不仅仅是古物陈列馆里可供观赏的古董，同时，又确实可以给现代绘画和书法艺术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养料。而八卦《易经》也同样如此，它们不仅仅是可资证明中

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实证古籍，同时它们本身所包含的某些智慧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认识自然和社会提供某些借鉴和启发。如果在求真的领域只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显然是不全面的。

《周易》是华夏民族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座智慧宝库，特别在思维方法方面，它蕴含着后来华夏民族所有思维方式方法的源头。若从该书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来看是非常广泛的，它涉及了中国古代有关自然、社会、和人文各个领域的问题，几乎浓缩了古代人各方面智慧的精华，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诚非虚语。但是，就《周易》的中心思想来看，它是讲思维方法的，我们今天开发这座古代智慧的宝库，重点就应当放在这里。同时，要想进一步解开其中一些至今尚未被解开或未被完全解开的斯芬克司之谜，也需要从这里入手。要以探索作者的思维方法为纲，纲举才能目张。否则，多歧亡羊，治丝益棼，反而会阻碍对这座古代智慧宝库的开发。若能从思维方法着眼去研究《周易》，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所创设的卦象，所安排的六十四卦卦序，以及全部卦爻辞，实质上都是要人认识到，运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去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能趋吉避凶，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全部卦象均由阴阳两爻构成，这是作者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包含有正反两个方面，因而人们对任何事物都必须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考察，概莫能外。这是人们思考和处理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后来《易传》概括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从思维方法的层次和深度来说，辩证法的自觉性较《经》提高了，但《传》并不是离开《经》而另起炉灶，从基本观点和出发点来说，仍是《经》中本有之义。应该说，《传》的作者对《经》的智慧作了成功的开发。至于六十四卦，就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六十四个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点。《周易》的作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是节节相联、环环相扣有规律可循的。六十四卦的卦序，即是作者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观点。其中可贵的是，六十四卦好像

是个封闭了的体系，六十四卦的终结，好像是事物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但作者却又以《未济》终焉，这里又表现出了古人高超的智慧。又如，天在地上是为《否》，水在火上是为《既济》，这本是事物存在的正常状态，而作《易》者却告诉人们：这是没发展前途的事物。相反，地在天上是为《泰》，火在水上是为《未济》，这类被颠倒了的事物反而才会有发展的前途，因为事物最后总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里充分体现了作《易》者的辩证思维方法。至于每卦的六爻，同样也反映作者对每一时空结合点中六个不同时空的认识方法。《周易》的作者认为，处于各个不同时空结合点的人，要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去应付处理各个不同时空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至于卦爻辞，不管它们如何古奥难解，或者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归根结底都是在于“言以明象”，说明的都是卦爻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都是讲思维方法的。例如《乾》是纯阳之卦，天的象征，刚健之德，因而以阳物典型的“龙”为喻。凡占得此卦，说明自身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遇。但是，作《易》者却认为，即使占得此卦，也不能坐待事成，而是应当认识到“潜龙”时态下应当如何，“见龙”、“君子”、“在渊”、“飞龙”、“亢龙”时态下又应当如何，做到审时度势，采取必要对策，方能取得最佳效果。各卦六爻之间不但存在由初到上的时序关系，而且相互交错之间还存在着所谓“承乘比应”的关系。作《易》者的目的是要人不管处于任何时态，都要注意瞻前顾后，彰往察来，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中去看问题。当然，古人的这些认识还不能说已经达到自觉的辩证思维，但是，这些处于自发阶段的生动活泼的辩证思维方法，仍然可以给予我们今天处于太空时代人们的智慧以启发作用。

还有，《周易》中的卦爻辞，除了一些占断用语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作者集结的当时富有哲理的格言成语和寓言故事，它们是古人长期对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观察体验的结果。有些话含义比较明显，就是直接告诉人们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如平时大家

经常引用的：“履霜 坚冰至”、“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等。还有一些因为年代久远，它们反映的实际生活内容与现在隔离较大，因而不易理解。还有因为文字过于简略，或者有错简佚文，因而后人的理解分歧较大。所以一部《周易》的卦爻辞至今大部分难以取得一致的解释。过去的象数派，过于拘泥卦爻的象数，疏于发掘其中的哲理；而义理派虽然重视辞义，但有的因为急于联系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往往同样发掘不出其中的哲理。因为对卦爻辞来说，除其中的一些占断辞外，一般都包含有原始义、象征义和引伸义。所谓原始义，就是从字面看卦爻辞本身的含义；所谓象征义，就是作《易》者把这句话放在这里不是取的它的原始义，而是取的它的象征，即其中所包含的哲理；所谓引伸义，就是占得此卦的人如何把这条卦爻辞所包含的哲理引伸运用到自己所占问的具体事项上去。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左传》、《国语》所保存下来的卦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过，我们今天开发《周易》中古人的智慧，首先固然要弄清楚卦爻辞的原始义，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其象征义，即它们所包含的哲理，这里就包含了古人的思维方式方法问题。

例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这两句话在《周易》中曾经两次出现，一是《小畜》卦辞，一是《小过》六五爻辞。从字面上来看这两句话并没有什么深奥难解的地方，意谓密厚的云层从西方升起，而最后雨却没有下成。这里人们首先会问，为什么云从西方升起就下不成雨呢？这两句话的原始义究竟应作何解？《彖传》的作者最早的解释是：“‘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仍然失之简略。后来注解《周易》的人又根据《彖传》进一步作了发挥，认为自然界的云行雨施是因为阴阳二气交会和合的结果。但《小畜》(䷈)的卦象是五阳一阴，阳气太盛，阴气不足以蓄阳，因而云能行，雨雨不能施。又为什么说“自我西郊”呢？汉以后的人多从“互卦”解释，因为二至四爻互卦为兑，兑属西方，西方属阴，又卦中阴爻为主

爻，故称我。前人的解释是够细致的了，但这两句话的原始义究竟是什么，仍未点出。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写《周易稗疏》才指出，这两句应是古代观察气象的成语，类似民谚“云朝东，刮场风”。这里正确道出了这两句话的原始义。这是古人长期观察天象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但是，古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云层自西向东就只能“密云不雨”呢？这是东亚大陆大气环流的一般规律。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正是太平洋暖湿气流和西北气流交会的地方，因而随着季节的变化会在不同地区形成雨带。一般情况下是，东南暖湿气流强时，云层由东向西移动，天气多雨；相反，西北气流强大，很快把云层推向东方大海，因而出现“密云不雨”的现象。直到今天民间仍然流传着“云朝东，刮场风；云朝西，雨点滴”的农谚。不要小看这两句话，在二三千年前以农立国的古代，它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啊！作为古代智慧宝库的《周易》，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出当时人们有关生产生活的知识。后来《易传》讲的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只能说是作《易》者善于总结和记录别人和前人的智慧，而决不是少数所谓圣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作《易》者把这两句话放在《小畜》卦辞中，不是取的它们的原始义（即气象知识），而是取的它们的象征义。“小畜”就是初步积蓄力量的意思。占得此卦的人，要看到自己只是初步积蓄了一点力量，勉强站稳脚跟，尚不能大有作为，否则就会失败。这才是作《易》者要告诉人们的哲理，即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看问题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而不能被一时某些假象所迷惑。不要看到黑云压城就认定倾盆大雨一定要来临了，其实，从本质上看，尚未形成沛然下雨的条件，因为这是从西方来的乌云，还需要继续积蓄力量。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解释这两句话时，认为是周文王在羑里时的自我写照。因为岐周对殷都来说是“西方”，而自己羽毛尚未丰满，需要继续积蓄灭殷的力量。这样解释固然可以，但这

已经是这两句卦辞的引伸义了。其实不但文王，任何一个占卦的人都可以根据卦爻辞的象征义、即卦爻辞的哲理进行引伸来解释自己所要占问的事情。

又如《无妄》六三爻辞：“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这也是当时一个富有哲理的成语，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寓言故事。像这样的“无妄之灾”，在旧社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常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民间过去还流传有这样的谚语：“别人偷牛你拔槓”。意谓别人已经把牛偷走了，你却顺便把拴牛的槓子拔出拿到家里，结果被查出判了偷牛罪。这就是“无妄”之灾。作《易》者把这类成语收入爻辞，意思是告诫人们要作好思想准备，随时随地会有横祸来临。再如《大壮》九三爻辞：“小人用壮，君子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这里的“羝羊触藩，羸其角”又是一句富有哲理的成语。一头高大的公羊，长着两只又大又利的角，每天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甚至硬往篱笆墙上去撞，以显示自己的力量，结果角被卡在篱笆墙上，进退不得。这句成语的象征意义生动而富有哲理。现在民间还有形容不自量力的蛮干家叫“公牛掉井里，有力用不上”。再如《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禴祭实受其福。”这两句话的原始义是：东邻杀牛举行大祭，但不得其时，鬼神不享；西邻虽然举行简单的祭祀，但祭得其时，鬼神赐福。它的象征义也是富有哲理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事情喜欢追求形式，爱搞大呼咙，但却得不到实效；相反，而实干巧干的人，可能声势不如别人，但可以得到实际效益。特别当一个人处于《既济》的时态，一个阶段的大功已经告成，羽毛已经丰满，特别要防止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如果能从思维方法方面着眼，几千年前古人的智慧，直到今天不是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吗？

总之，《周易》犹如一座含金量很高的矿藏，但是如果只把现成的矿石拿来，是无法做成贵重的金饰品的。只有经过提炼，才能得到成色很高的赤金。《易传》的作者曾经指出，著龟能告诉人们正

确对待事物的方法,人只有正确掌握了这些方法,才能做到“探颐索隐,钩深致远”、“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说一个人可以做到“天下之能事毕矣”,这固然是绝对化和主观独断,但是,读《周易》如果不能从思维方法着眼,确实无法做到“触类旁通”,这样也就无法正确开发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当然也就无法使古人的智慧发挥出现时代的价值。如有的学者认为,《易经》是一部用隐语写成的古史,某卦相当于历史的某个阶段,某些卦爻辞正是影射某个历史人物的出处和遭遇。例如《乾》卦六爻的爻辞,就是讲舜由耕稼陶渔以至为帝的一生经历,等等。如果真的是这样,“以史为鉴”,一部《周易》也能启发后人的智慧,但就不是该书所体现的“天道、地道、人道”无所不包的智慧了。由于《周易》是古人对天道和人事的普遍概括,因而在作者的心目中,就存在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无数的素材,人们把某个史历人物或史历事件的典型“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是可以在《周易》中找到模式的

还有,《周易》中的数学模式,说到底也反映了人的思维模式。象数是《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历史上的义理派也无法完全否认象数。但到底是数生象还是象生数,人们常有不同的两种看法。就物象来说,则应是象生数,因为原始的八卦就是由仰观俯察物象而来的。原始初民从一到五、从五到十数的概念的获得,是从自己和同伴们双手的指数得来的;但指数的形成又是从区别指象开始的。因为“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左传·僖公十五年》)如果就卦象(不是物象)来说,则又是数生象,即卦象由运数而成。“错纵其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最近一些年来数字卦的出土,更说明了数与象的关系。天下事物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数量关系,易数正是客观事物间数量关系的反映。易数形成的模式,正是用来去整合客观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以便正确地去认识它们。因而数学模式最后总是服从于人的思维模式。以阴阳两爻为基础,三三合之而成八卦,即 $2^3=8$;六六合之而成六十

四卦，即 $2^6=64$ 。另外，筮法又有大衍之数，这首先是结合了天文历法科学中的数学模式。易卦之数是八和六十四；爻数是三和六；天干之数是十；地支之数是十二；五行之数是五；方位之数是四和八（必要时再加“中”）。汉人以卦气、纳甲、爻辰解《易》，就是把以上这些各种不同的数序，再交错相互配合成更多的数学模式，并把它们统统容纳于易数模式之中，形成更加广泛复杂的数学模式，以便去整合和说明天文、历法、音律、医药、化学、地貌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里，如果剔除其中天人感应和牵强附会的成分，也可体现出《周易》的数学模式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适应，同时也是汉代学者对《周易》中蕴含着的古代智慧的开发。尽管其中有些数学模式是当初《周易》的作者并未意识到的，但却又可以从其卦爻的序数关系中找到某种联系，因而仍然可以说是与《周易》有关的。如汉人讲卦气，把《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十二卦从六十四卦中抽出来作为辟卦，再配以十二支，以定一年的十二个月。每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三候，共七十二气，而十二辟卦又正好是七十二爻，因而正配七十二候。按照十二辟卦的次序，阴阳爻的变化是依次递进的，只有这十二个卦才能体现出阴消阳息的规律，即才能体现出一年十二个月中七十二候气温寒暖变化的周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汉代人的创造。但有人却说《归藏》中已有十二辟卦的排列，看来可能性不大，显然是有人为了抬高十二辟卦的地位才有此说的。因为古代经学的家法师承的框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明明是自己对古人的思想作了发挥或发展，也就是说对古代智慧作了某些适应时代的开发工作，但却仍然说是古已有之，千方百计地从先师那里找到某些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却反而一钱不值了。就连到了北宋时期，陈抟、邵雍等人对《周易》的卦序作了新的排列，但他们仍然要依据《说卦》中“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几句话，说他们

排出的是伏羲时已经有的先天卦序。这样一来,不但名正言顺,而且还可以证明比流行传本中文王的后天卦序为时更早,更有权成。殊不知经他们这样一排,《周易》中又出现了新的数学模式,二进位算术出现了。其实,这一点不但伏羲不能觉察到,就连陈、邵的先天卦图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排列出来的。也就是说,陈、邵当时也不是以二进位算术为指导来排出他们的方圆图的。只有到了17世纪先天卦图传到欧洲,被正在思考二进位算术的莱布尼茨看到了,才能指出这张先天易图的排列法正符合二进位算术。这并不是说莱布尼茨对中国古籍《周易》的研究比陈、邵等人下的功夫更多,理解得更深,而是因为他对数学研究的起跑线比陈、邵等人几乎超前了整整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因而既不能说莱布尼茨提出的二进位制算术以及后来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是来源于《周易》,但也不能说陈邵的《周易》先天方圆图与二进位制算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该图依阴阳两爻递进而形成的方圆次序,正符合二进位制算术01递进的序列。如果莱布尼茨看到的不是陈、邵的先天图,而是按其他序列排出的易图,恐怕他就不一定会联系到二进位制算术来理解《周易》了。有的学者认为把二进位制算术与中国的《周易》作任何联系都会构成笑话,这又未免走的太远了。

自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国内外把《周易》的思维方法和数学模式应用于当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引起了更多领域学者的重视,不论是在数学、现代天文学、现代医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量子力学和遗传工程领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有一系列的著作问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发展的前景是喜人的。从科学易这一研究领域又一次看到了古老的《周易》的时代价值。

总之,开发《周易》中的古代智慧是一项艰辛而又富有前途的工作,因而我们必须以认真负责而又充满信心的态度去从事它。

1992年7月